

插图本

生殖崇拜

的文化解读

SHENGZHI CHONGBAI DE WENHUA JIEDU

廖明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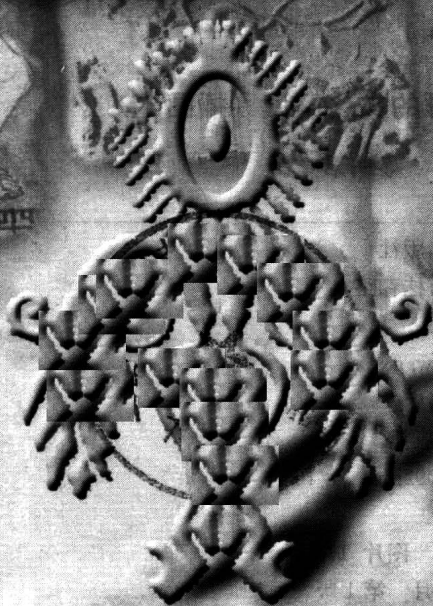
广西人民出版社

廖明君 著

插图本

生殖崇拜的文化解读

SHENGZHI CHONGBAI DE WENHUA JIEDU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殖崇拜的文化解读 / 廖明君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 10

ISBN 7-219-05732-6

I. 生... II. 廖... III. 生殖—崇拜—研究—中国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6310 号

策 划 张华斌 江 淳

责任编辑 江 淳 陈红燕

责任校对 周月华

生殖崇拜的文化解读 (插图本)

廖明君 著

出 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8.25
字 数	600 千字 图片 176 幅
版 次	2006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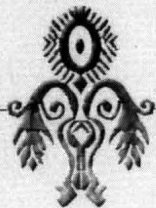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219-05732-6/B·135

定 价 58.00 元

01-01-01-01-01-01

内 容 简 介

生殖崇拜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具有悠久的历史，还具有巨大的文化活力。生殖崇拜文化广泛蕴藏于中华各民族的神话、宗教、民风民俗以及各种艺术载体之中，至今仍对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针对生殖崇拜文化所具有的交错混融的特点，《生殖崇拜的文化解读》以中华各民族的生殖崇拜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和材料，以无生物崇拜、植物崇拜、动物崇拜、性崇拜与生殖崇拜文化的内在关联为切入点，既注重理论探索，更注重对各民族生殖崇拜进行具体（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文化剖析，对生殖崇拜文化进行系统深入的跨学科研究与阐释，并配有近 180 幅插图，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供从事哲学、史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等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关心中华文化的读者阅读、参考。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生殖崇拜的文化奥秘 /1

一、生殖崇拜的文化内蕴/2

- 1 生命繁衍——生殖崇拜文化的主要内核/2
- 2 农业丰饶——生殖崇拜文化的重要外延/3

二、生殖崇拜文化的哲学意蕴/4

- 1 万物有灵——生殖崇拜的神化/4
- 2 物我合一——生殖崇拜的自然化/5

三、生殖崇拜文化的特点/7

- 1 生殖崇拜文化的多元性/7
- 2 生殖崇拜文化的互动性/7
- 3 生殖崇拜文化的循环性/8
- 4 生殖崇拜文化的活态性/9

四、生殖崇拜文化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10

- 1 生殖崇拜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认识作用/10
- 2 生殖崇拜文化对于人类生命循环性的认识作用/10
- 3 生殖崇拜文化对于生命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作用/11
- 4 生殖崇拜文化的现实意义/11

第二章 无生物崇拜与生殖崇拜 /12

一、石崇拜与生殖崇拜/12

- 1 创世传说中的石生殖因素 12
- 2 石与人类的诞生/15
- 3 赐育之石/19
- 4 护生之石/21
- 5 再生之石/24
- 6 丰饶之石/26
- 7 石神与生育神/30

二、土崇拜与生殖崇拜/31

- 1 土：人与万物的本原/32
- 2 赐育过程中的土/37
- 3 土：万物丰饶的决定性因素/43
- 4 地母神—田公—土地神/49

三、水崇拜与生殖崇拜/56

- 1 水：生命之源/57
- 2 水的赐育作用/62
- 3 水与婚恋/65
- 4 水与生育/70
- 5 水与护生/73
- 6 水：死亡与再生的重要中介/75
- 7 求雨：生殖与丰饶的双重文化混融/80

四、雷崇拜与生殖崇拜/86

- 1 雷与生命的繁衍/87
- 2 婚恋及生育习俗中的雷/96
- 3 雷神祭祀与雷神的生殖功能及其演变/98
- 4 雷的丰饶文化功能/104
- 5 雷神祭祀仪式的艺术遗存/108

五、火崇拜与生殖崇拜/120

- 1 火起源的生殖崇拜文化底蕴/121
- 2 火与婚恋/126
- 3 火与求子/131
- 4 火与护生/134
- 5 死亡文化中的火/135
- 6 火神的生殖文化功能/140

第三章 植物崇拜与生殖崇拜 / 151

一、树崇拜与生殖崇拜/151

- 1 树与人类起源/152
- 2 树与生育/160
- 3 树与护生/172
- 4 生命再生中的树崇拜/179



二、竹崇拜与生殖崇拜/186

- 1 竹的生殖象征/186
- 2 人类繁衍中的竹因素/191
- 3 生命成长中的竹文化/200
- 4 死亡中的竹因素/208

三、花崇拜与生殖崇拜/214

- 1 花与女性阴蒂的文化认同/215
- 2 花生人的文化意义/216
- 3 花：求育中的文化中介/226
- 4 花：从死亡到再生的生命显示/243
- 5 花神与生育神/248

四、葫芦崇拜与生殖崇拜/255

- 1 葫芦生人的文化意义/257
- 2 洪水、葫芦与人类生命的再次繁衍/263
- 3 葫芦与生育及长成/286
- 4 葫芦生殖功能的多元性/294

五、瓜果崇拜与生殖崇拜/303

- 1 瓜崇拜与生殖崇拜/304
- 2 南瓜崇拜与生殖崇拜/307
- 3 果崇拜与生殖崇拜/312
- 4 李果崇拜与生殖崇拜/317
- 5 桃子崇拜与生殖崇拜/318

第四章 动物崇拜与生殖崇拜 /323

一、鱼崇拜与生殖崇拜/323

- 1 鱼的生殖象征/324
- 2 鱼与人类生命的诞生/329
- 3 鱼人婚媾的生殖意义/333
- 4 鱼生殖功能的世俗化/335

二、青蛙崇拜与生殖崇拜/339

- 1 蛙与人类始祖/339
- 2 “食人”习俗的文化破译/347
- 3 蛙人婚媾的生殖意义/353

4 “蛙婆节”及其他/358

5 蛙生殖崇拜的艺术外化/366

三、蛇崇拜与生殖崇拜/374

1 蛇与人类始祖/375

2 蛇人婚媾的生殖意义/389

3 蛇与生命的护佑/395

4 蛇生殖崇拜与蛇祭祀/398

四、鸟崇拜与生殖崇拜/402

1 鸟崇拜的普遍性生殖意义/403

2 鸟崇拜与人类始祖/405

3 鸟生殖崇拜与氏族及姓氏的起源/409

4 鸟人之间的生命转换/411

5 鸟人婚媾的生殖意义/414

6 鸟与人类生命的长成/432

7 鸟与生命的再生/440

8 出土文物中的鸟与生殖/449

五、卵崇拜与生殖崇拜/455

1 卵与创世/456

2 卵与生命的诞生/460

3 卵与婚育/471

4 卵在死亡仪式中的生殖作用/486

5 卵与丰饶/492

第五章 性崇拜与生殖崇拜 /500

一、女性生殖器崇拜与生殖崇拜/500

1 女性生殖器与创世/501

2 女阴—山洞—生人/504

3 岩洞—子宫—岩葬/509

4 土地—子宫—丧葬/514

5 “灵石”——女阴的文化象征物/519

6 生育女神的艺术形象/520

二、男性生殖器崇拜与生殖崇拜/526

1 男性生殖器与创世/528



2	男性生殖器与人类生育/531
3	祖器崇拜的文化破译/538
4	男性生殖器的生殖祭祀/544
5	社王：男根生殖崇拜的文化衍变/551
6	男性生殖器生殖崇拜的艺术形态/554
三、性交崇拜与生殖崇拜/561	
1	男女交合的文化渊源/562
2	阴阳交合与创世/565
3	男女交合与人类繁衍/567
4	男女交合与丰饶崇拜/581
四、性禁忌与生殖崇拜/584	
1	性别禁忌与生殖崇拜/585
2	新婚禁忌与生殖崇拜/589
3	性行为禁忌与生殖崇拜/591
4	孕妇禁忌与生殖崇拜/592
5	生育禁忌与生殖崇拜/593

后 记	/595
-----	------

插图目录	/596
------	------

第一章

导论：生殖崇拜的文化奥秘

随着科学的日趋进步，人类对于自身的奥秘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然而，这种状况也只是在近现代才出现。此前，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史中，除了自然界，人类对于自身的一切，也多是一知半解的。于是，从远古时代开始，人们就已经渴望了解自身的秘密所在。这其中，又以生命的诞生和繁衍问题最具吸引力。为了解释人类生命的来源及繁衍，原始初民调动了他们的全部心智，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极具文化意义的探索。

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和后进民族中，由于医疗条件差、生活环境险恶，人口生产呈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低增长率的模式。据估计，原始社会人口的死亡率高达50%，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百年增长率不超过1.5%，新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百年增长率不超过4%。与此相伴生的是原始社会人类平均寿命很低，据推测，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初民的平均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①而对“北京人”的研究亦显示，在二十二个可判断死亡年龄的个体遗骸中，有十五人死于十四岁以下，三人死于十四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三人死于四十到五十岁之间，活到五十岁以上的只有一个人。^②

面对如此低的人口增长率，面对个体生命如此短暂的历程，先民是怎样来予以解决人口增长这个问题的呢？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认为：“母亲的天职与作战同等重要，母亲多生一个婴儿，就等于战士从敌人那里捕俘了一个俘虏，因生产而死的妇女，与战士的战死沙场享有同等的荣誉。”^③确实，一般地说，在原始社会中，想要解决部族的人口问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战争来掠夺其他氏族的人丁，一是加快本氏族的人口繁衍。对于前者，一方面，战争的发动，同时意味着本氏族人丁的削弱；另一方面，即使获胜而掠夺到了其他氏族的人丁，也还存在着驯服与血缘问题。因此，在解决氏族人丁的问题上，最为根本的途径，

① 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9页。

② 陈建宪：《神祇与英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54页。

③ 穆达克：《我们的当代民族》，四川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出版社内部出版，1980年，第243页。

仍不得不落在本氏族“种”的繁衍之上。

于是，也就正如弗雷泽曾指出的那样：“活着并引出新的生命，吃饭和生儿育女，这是过去人类的基本要求，只要世界还存在，也将是今后人类的基本需求……因此，食物和孩子这两种东西乃人们用巫术仪式来表演季节运行所追求的最主要的东西。”^①正是由于原始初民对于生命的诞生和繁衍怀有十分神秘的感觉，更由于极高的死亡率，人类对于自身的繁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渴望，并不择手段地采取了一切理性或非理性的措施，企图达到繁衍及壮大自我族群的目的。于是，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且影响深远的生殖崇拜文化也就产生了。

一、生殖崇拜的文化内蕴

恩格斯说过：“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②具体而言，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在生殖崇拜文化中，又主要体现为对生命繁衍的渴求和对农业丰饶的崇拜。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前者即对于生命繁衍的渴求是生殖崇拜文化的主要内核，后者即对于农业丰饶的崇拜则是生殖崇拜文化的重要外延。此二者构成了生殖崇拜文化的主要内蕴所在。

1 生命繁衍——生殖崇拜文化的主要内核

在生殖崇拜文化中，尽管也依然是以生命的繁衍作为其主要内核，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它不但在内容上是丰富多彩的，在表现形式上也是有颇多层次的。

首先，人们对于生命繁衍的祈盼，常常是通过神话与传说的形式，体现在人们对于生命诞生的愿望上。

这里所说的生命的诞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命的诞生，而是具有特殊意

^① 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页。



义的生命诞生，即人类生命的第一次出现以及作为整体而言的人类生命的再一次再生。

在中华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表现人类诞生内容的，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华每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都可以找到有关人类诞生的内容。其中，又以汉民族“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最具代表性。此外，壮族《姆六甲造人》，彝族《阿细的先基》，蒙古族《人类之起源》、《天神造人》，藏族《始祖神话》、《灵猴繁衍之人种》，等等，也都具有体现人类诞生的文化因子。

此外，在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中，还有不少反映人类生命在诞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面临灭绝，最后又获得再生的情节。在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长期流传于各民族中的“洪水神话”，如壮族《卜伯的故事》、苗族《洪水滔天歌》、瑶族《伏羲兄妹的故事》、彝族《阿露刹、洪水和人的祖先》等。

如果说对于人类生命的诞生，由于缺乏必要的了解，因而人们不得不通过神话与传说来予以反映，那么，人们对于生殖的祈盼，则在生命的长成与婚恋、怀孕与生育、死亡与再生等生命礼仪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在上述中华各民族的人生礼俗中，我们都不难寻找到人们对于生殖即生命繁衍的深切渴望。

总而言之，对于生命繁衍的渴望，构成了生殖崇拜文化的主要内核。

2 农业丰饶——生殖崇拜文化的重要外延

中华各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适应特定的地理环境，大多数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的生活方式。因此，对农业丰饶的祈盼，也就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

在中华先民的心目中，农业生产也并不是单纯的有关谷物的播种、长成与收获的活动，而同样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具有一定神性的生命繁衍过程，只不过它所繁衍的生命不再是人类生命而是谷物的生命而已。尽管如此，在原始先民看来，谷物生命的繁衍与人类生命的繁衍之间，具有一定的互动性文化关联。于是，正如弗雷泽所指出的那样：“（原始人）往往将复活植物的戏剧性表演同真正的或戏剧性的两性交配结合在一起进行，目的就在于借助这同一做法同时繁殖果实、牲畜和人。在他们看来，无论动物或植物的生命与繁殖，原理都是一个，并且是不可分开的。”^①确实，在生殖崇拜文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农业丰饶的祈求，常常与人类的性及生育联系在一起。具体地说，无论是谷物的播种、长成

① [英] 弗雷泽：《金枝》，中译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73页。



还是收获，甚至是收获之后的还愿及相关的庆典，都充满浓厚的生殖崇拜文化意味。也正是对农业丰饶的祈求与人类生命繁衍所具有的内在的文化互动性，使得对于农业丰饶的祈求，构成了生殖崇拜文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外延。

二、生殖崇拜文化的哲学意蕴

1 万物有灵——生殖崇拜的神化

神话学家认为，“生”的母题表现为如下三种形式：（一）双性生殖——由“世界父母”（the cosmic parents）交合后生育出世界。（二）单性生殖——由一个原始大母神独立地生育出世界、诸神和人类。（三）无性生殖——世界的由来被象征为宇宙卵（the cosmic egg）的破裂和分化；或从卵中生出一对孪生子，由他们最后完成世界秩序的创造。^① 仔细分析，在“生”的母题的三种形式中，无论是双性生殖、单性生殖还是无性生殖，均表明了生殖并非人类生命自身的事情，而是充满强烈的神性，即生命的诞生是来自神的力量观念。

先民这种对于生命来源于神授的认识，又是基于他们对于世界万物都具有灵魂的认识之上的。这种以万物有灵为哲学基础的思维模式，使得原始先民认识到万物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神灵互相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于是，他们也就把一切事情都予以了神化。具体到生命的诞生与繁衍，更是可以说无时无刻没有神的存在。正如陈建宪先生所指出的：“有死之生物通过生殖而延续生命。为了生存和繁衍，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挡初民对于性爱的渴望。相反，他们会创造出通情达理的神灵，保护他们的合于自然的权利。”^② 在先民看来，生命胚芽“似乎是被神幻祖先置于一定处所，如岩石间、山崖上、树林中，如已婚青年妇女或有意或无心途经该处，‘拉塔帕’即‘入怀’，该妇女遂被视为‘妊娠’；所生儿

① 参见《新大英百科全书》，1973—1974年，《创世神话与教义》，第239页，转引自萧兵、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

② 陈建宪：《神祇与英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13页。



童则同该地的图腾相联属”^①。无论是生命的诞生，还是对于生育的祈求，无论是关于生命的护佑，还是生命从死亡到再生转型，在先民的心目中，无一不是处于神的控制之中。因此，为了实现生命的繁衍，中华先民一方面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生育神，如汉族的女媧、壮族的姆六甲等，另一方面还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式对他们进行祭祀，以为这样才可以达到繁衍后代的目的。于是，就像印度学者萨拉夫曾指出的：“祭祀一词，实际上包括着‘ya, ja, na’所组成的一句话，其意义是‘他们聚在一起，传种接代’。因此，祭祀是指完成某一目的的方法。目的是什么？所有吠陀文献异口同声地提出一个要求，即财富（主要食物）和人丁兴旺（the dhanam and praja）。我们结合其目的和方法来看，就得出明确的概念，即是‘他们聚在一起，生产食物并多生孩子’。”^②很显然，在万物有灵思维模式的影响下，生殖崇拜文化呈现出一定的神化特点，这也就是生殖崇拜文化所具有的哲学内蕴之一。

2 物我合一——生殖崇拜的自然化

赵国华先生在论及“象征”时说过：“需要指出的是，象征不是初民的有意创造。它源于原始人类最初的浑沌不分，在人与植物之间，都还没有划出严格的界限。植物的长成，动物的繁衍，他们也都没有发现多少不同。这导致了他们的相类联想……这是一种原始思维，也是以往中外学者都忽略了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③一位白人在非洲土著部落调查时也发现：“我平生头一次发觉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这里的十岁幼童在数学上并不比我高明。我也发觉在我住的地方，每一种野生或培植的植物都有自己的名称和用途，而且在这里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毫不含糊地认识数百种植物。他们简直不能相信，即使我愿意的话，我也不能像他们一样识别这些植物。”^④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在远古时代更为明显。具体而言，在远古时代，中华各民族先民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依赖于对植物的采撷。如在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中，就有收获采集图，可知当时采集植物已构成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并且，随着农耕取代了渔猎，植物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了。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在早期人类诸

① [苏] C. A. 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魏庆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9页。

② [印度] 萨拉夫：《印度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87～88页。

③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94页。

④ 史密斯·宝温语，转引自《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9～10页。

文明中，古埃及与古印度属于热带植物区，古巴比伦与古希腊属于泛北极植物区，而古代中国则是二者兼备。其中，中国—日本森林植物区和中国—喜马拉雅森林植物区就已分别有植物两万余种，马来西亚森林植物区则有植物四万五千余种。因此，先民们开始以他们的眼光去观察植物。有关植物的一切，也就构成了远古文化的一个部分。据统计，《诗经》涉及的植物和动物就有二百多种；《尔雅》中的《释草》和《释木》也涉及一百多种植物和几十种动物。其中，正如龚维英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先民之所以有‘植物生人’这种幼稚认识，盖渊源于远古的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灵物崇拜，而且和原始人‘感生’观念有关。”也就是说，植物在中华各民族先民的传统文化中，首先是与生殖崇拜文化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的。

费尔巴哈说过：“人本来并不想把自己与自然分开，因此也不想把自然与自己分开；所以他把一个自然现象在他身上所激起的那些感觉，直接看成是对象本身的性态。有益的、好的感觉和情绪，是由自然的、好的、有益的东西引起的；坏的、有害的感觉，像冷、热、饿、痛、病等，是由一个恶的东西，或者至少由坏心、恶意、愤怒等状态下的自然引起的。因此人们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亦即必然地……将自然的东西弄成了一个心情的东西，弄成了一个主观的、亦即人的东西……把自然现象当成一个宗教的、祈祷的对象，亦即当成一个可以由人的心情、人的祈求和侍奉而决定的对象了。人使自然与他的心情同化，使自然从属于他的情欲，这样，他当然就把自然弄成顺从他、服从他的了；未开化的自然人还不但使自然具有人的动机、癖好和情欲，甚至把自然物体看成真正的人。”^① 因此，严格地说，人与植物的联系，虽然最为明显，但也仅仅是人与自然的联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当然，“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与人们对立的力量，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②。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华各民族先民的原始思维中，人与自然万物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认为，自然万物和人类一样，不但都具有生命，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互相置换与融合。“盖吾人观物，有二结习：一、以无生者作有生者看，二、以非人作人看。”^③ 这就非常准确地道出了中华民族与世界万物的关系，即是在“万物有灵”思维的指导下，中华先民

① 转引自刘达临《世界古代性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0~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页。

③ 钱钟书：《管锥篇》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第1357页。



把世界万物都视为具有与人一样的性灵。这正是中华民族对于自然万物最基本的观念。“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①因此，中华各民族先民不但把植物、动物等生物与人类相等同，而且把石、水、土等无生物也一样与人类相等同，认为石、水、土等无生物可以给予人类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在人口繁衍和农作物丰饶方面。这样，就产生了出于生殖目的的无生物崇拜、植物崇拜和动物崇拜，同时也就实现了生殖崇拜的自然化。

二、生殖崇拜文化的特点

1 生殖崇拜文化的多元性

多元性是生殖崇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主要体现在生殖崇拜文化的多民族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方面。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至今为止，我们的考察与研究已经表明，作为人类最为重要的文化之一的生殖崇拜文化，在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这就构成了生殖崇拜文化的多民族性。

另外，我们所进行的考察与研究也已表明，从无生物到植物，从动物到人类生命本身，从特定的庆典到一般的祭祀，从生命的诞生到生命的死亡，从神话传说到舞蹈，从远古岩画到传统戏曲，无一不有生殖崇拜文化的存在，进而在表现形式上形成了生殖崇拜文化的多元性。

2 生殖崇拜文化的互动性

“中国人创生理论的背后还隐含着另一个观念，即一种生物完全可能，或经常会转化为另一种生物。对于这个熟悉由虫到蛹、由蛹到蛾的演化过程，因而在

^① 杜维明：《试谈中国哲学的三个基调》，《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公元前两千年就掌握丝织技术的民族来说，这种信仰能在他们中间流行并非怪事。”^① 确实，中华各民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但与自然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还认为人类生命自身及其与自然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生殖的互动关系，于是，在中华各民族的无生物崇拜、植物崇拜、动物崇拜乃至人类性崇拜文化之中，都蕴涵着一定的生殖崇拜文化。正如德国学者卡西勒曾指出的那样：“出现在人类社会和组织里的生命循环，其根本的本质也在自然中呈现。四时的轮替并非仅赖于物理的自然力。四时的轮替与人的生命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自然的生与死，乃人类死亡及复活的大舞台剧中的一部分。”^② 因此，人类生命自身及其与自然物之间所存在的这种涉及生命繁衍的互动性，也就构成生殖崇拜文化的又一特征。

3 生殖崇拜文化的循环性

实际上，除了以上所说的外在互动性，生殖崇拜文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人类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其关系如下图所示：



在上述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关系中，有关生命的繁殖、健康与长寿之间的关联，是非常明显的，因此，需要我们特别给予关注的，应该是人类生命在生育与死亡之间所呈现出的内在循环性。恩斯特·卡西尔说原始人类“对生命的不可毁灭的统一性的感情是如此强烈如此不可动摇，以至到了否定和蔑视死亡这个事实的地步。在原始思维中，死亡绝没有被看成是服从一般法则的一种自然现象”。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由于对生命的不中断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念，神话必须清除这种现象。”^③ 同样地，弗雷泽在分析了数十种关于死亡起源的神话后指出：“死的问题十分自然地在所有年龄的人心中存在，不像那些只有少数思想家才关心的问题。既然一个呆子和一位圣人同样不免于死，就连最无心的人有时也会问一问自

① 迈克尔·罗维：《宇宙·神谕与人伦》，转引自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56页。

② [德] 卡西勒：《国家的神话》，黄汉青、陈卫东译，台北，成均出版社，1983年，第47页。

③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07~108页。